

會晤中國基督徒後的反省

馬珍娜作

梁潔芬譯



丁光訓主教領導下的中國基督教訪問團來港訪問，及參與基督教亞洲諮詢會議的盛事，已經有了不少報導，不贅。筆者只願在此摘錄他們一些談話片斷，好能激發思潮，作為個人反省。

八一年三月卅一日，在道風山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為代表團舉行研討會時，筆者參加一個討論「青年問題」的小組討論。討論的重點集中在廣州進堂參與宗教禮儀的青年，聽到廣州東山堂的唐馬太牧師報告說：「我越來越滿意進堂參加崇拜的那一群青年，他們主動的提出問題，以及自己探索答案。他們並非被迫進堂，却自動犧牲一些舒泰生活聯袂前來。例如他們瞞着家人，甚至吃力的與同事調換休假期，好能抽出星期天去參與崇拜。」

唐馬太牧師又說：「至於請求洗禮入教一事，我們審慎處理。在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度裡，每個人在領洗前，要徹底學習如何做一個基督徒。」

當討論到哲學性問題時，中國代表被邀請發表意見。八一高齡的廣東省三自愛國會主席熊真沛牧師說：「我們很少討論哲學性的問題，哲學性的辯論與我們的生活關係不大。最重要的還是我們對造物主那份深深的信賴。」

三月廿七日下午，在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主辦的一個公開研討會上，八位代表回答全港各教會代表所提出的問題。他們答問的片斷記錄如後：

「我們懇請你們香港基督徒的，主要就是支持，即在平等地位上的互相尊重及支持。接納我們在自己的環境下，竭盡所能的努力。」

「我們並非摒棄外來的幫助，只是希望所有的幫助，依照我們的要求而給予，而非按照他們的喜好而施捨。例如我們的南京金陵神學院，就是在這情況下，接受了一些急需的書籍。」

當丁光訓主教於四月七日探訪聖神研究中心，與一群天主教朋友討論問題時，他的答問如下：

在座一位傳教士對現況作評論說：「數年來，我們從反省中，深深察覺到聖神正在教會內外的各項事件上不斷工作。」丁主教回應說：「過去三十年來，中國的基督徒也感覺到這點。」

一個在香港工作的司鐸問及：「中國的天主教徒是否會被批准出國參加會議，或參與其他慶典呢？」丁主教回答說：「我想天主教信友和我們現在一樣接受邀請，參加國際性會議。今年秋天在加拿大將有一個國際會議，中國的基督教及天主教代表都在被請之列。我也希望屆時天主教的朋友得到熱誠款待，因為這是他們首次出國訪問，我們不希望這是最後一次。」

在座中有人論及天主教會中，地方教會及普世教會的關係時，丁主教的回應是：「相信在國內的一群一定得悉天主教會自從教宗若望廿三世後，有很大的轉變。你們在國外的一群定要成為中國的友人而非敵人。我們很希望保持交談的開放態度。讓我們彼此互相尊重吧！」

「主教，你鼓勵基督徒為四個現代化而工作嗎？」丁光訓主教回答說：「當然鼓勵！既然一切的中國人都是朝着這目標走，我們作為基督徒的，自然也應參與。但教會作為一個組織可不必直接介入。這方面和香港的教會有點不盡相同。因國內教堂的宣講通常只涉及信仰問題。當然，並非所有人都同意這個觀點。」

有人問：「我們知道中國的合一運動，因歷史因素而與外國的有點各異其趣。你以為將來會循什麼方向走呢？」丁主教答道：「我想與外界接觸是個很大的幫助。我們的基督徒不斷聽取你們的消息，以及學習你們的做法。」

有人問：「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裡，很多基督徒因總總不同的緣故，受了不少苦。你看這會使現在的基督徒更團結一起嗎？」丁主教答道：「我不能代表一切基督徒的講話，我想現在的團結精神比從前更明顯。」

一位傳教士認為某些曾於五十年代在中國會吃過苦頭的人，很難相信今日的中國有什麼優良之處，甚至對中國宗教自由政策取不信任態度。於是他問：「怎

樣去幫助這輩驚弓之鳥呢？」丁主教答道：「他們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，因為他們吃了不少苦頭。也許他們應回國一行，回到從前他們工作過的地方，由自己親自體會。至低限度我們可以說今日的中國比昔日改善了！」

在丁光訓主教結束聖神研究中心的探訪時，他表示：「我非常高興來到聖神研究中心。我聽過有關你們中心的事，也對所聽的一切感覺滿意。你們盡量搜集資料，加以分析，然後作出暫時性的結論。我們或許有時不全同意你們的結論，因為你們所得的資料不夠齊全。但你們真正幹着研究工作，而非搜集情報。在中國我們把『研究中心』與『情報中心』分別清楚。」

無論在私下接觸，或在公開場合上，筆者所看到的是八位彬彬有禮的飽學之士，他們的臉孔流露着喜樂，舉止溫文大方，聽到他們請求別人的尊重及了解時，筆者差不多全部同意他們的訴說。

筆者所見所聞的，非常膚淺，只屬片面。當靜下來反省這些見聞時，不期然提出以下的問題：

- 一在他們與眾不同的談吐，彬彬有禮以及和藹目光的背後，是怎麼的一股內在力量呢？
- 一如果某一個國家的地方教會表示：「我們願意接受那符合我們要求的外來援助。」我們會衷心的表示贊同。為什麼我們不接納中國基督徒的同一願望呢？
- 一為什麼我不能站在平等地位上，給予中國基督徒那份渴求已久的了解及尊重呢？
- 一既然作為一個基督徒，亦是一名傳教士，我領悟他們所說的一切。為什麼我不能毫無置疑地信任他們所說呢？
- 一他們是生活在另一個社會制度的基督內的兄弟姐妹。我根本不知曉他們要依信仰而生活時，他們所作的抉擇。雖然我不完全了解他們，難道我不應對他們的尋覓表示敬佩嗎？
- 一我應否立刻下判斷，認為我所見所聞的是一套偽裝的貨色，說他們只是假善人？抑或我應對他們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制度下，努力活出基督徒的精神而表示接納呢？
- 一除非我能以事實證明，他們滿口謊言，否則我們亦應信任他們。我能否給予中國基督徒同樣的包容及信任呢？若不能給予同樣的包容和信任，為什麼不能？